


长烟缓

莲赋妩 著
Chang YanMan

人生自是有情痴，
此恨不关风与月。
一曲能教肠寸结。



A decorative illustration of several lotus flowers and buds, rendered in a light, sketchy style, positioned to the left of the title.

长烟缓

Chang YanMan

莲赋妩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莲赋妖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烟漫/莲赋妖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

2011. 4

ISBN 978 - 7 - 5470 - 1434 - 9

I. ①长… II. ①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2857 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5mm × 235mm

字数: 310 千字

印张: 19

出版时间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陈丹

策划编辑: 吕晶晶

装帧设计: 姚姚工作室

ISBN 978 - 7 - 5470 - 1434 - 9

定 价: 26.80 元

联系电话: 024 - 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 - 23284050 23284627

传 真: 024 - 23284448

E - 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常年法律顾问: 李福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 - 23284090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24 - 2328445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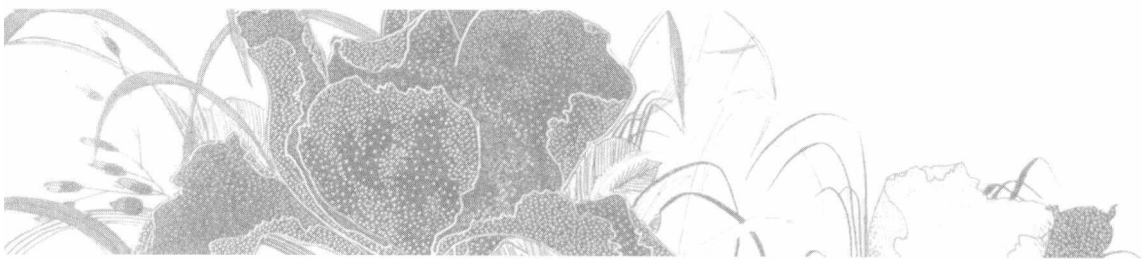
长烟慢


Chang YanMan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·帝姬殇离恨·····	1
第二章·缘来姻缘错·····	15
第三章·南宫老夫人·····	30
第四章·宅门深似海·····	43
第五章·春庭园往事·····	59
第六章·血槵花惊魂·····	72
第七章·沉默的反击·····	90
第八章·大小姐出嫁·····	105
第九章·再见孤婆婆·····	124
第十章·终究还是他·····	146
第十一章·荒唐的圆房·····	164
第十二章·自云端坠落·····	179
第十三章·死前的耻辱·····	194
第十四章·雨过是晴天·····	214
第十五章·梨园后侵犯·····	230
第十六章·可怕的成全·····	246
第十七章·二少奶奶歿·····	262
第十八章·孽情葬流年·····	282





第一章 帝姬殇离恨

“慧妃娘娘殒天了！”

不知是哪官的小太监突然高喊，漫长的哀嚎自内殿缓缓传自皇城上空。

苍苔上瓦砾飞落，皇城里弥漫着来不及散去脚步声。晋阳王八千精兵策马而过，在后宫华丽的莲花砖上踏出狰狞声响。风月手里握着冰凉的龙凤玉佩，回望身后连绵的宫阙，无声落泪，那个生下她的女人，终于还是没能见上一面……

大火烧成炼狱，锦绸结成白绫，没落王朝二百余载，赫赫于民，祖宗出生入死打下的基业，到此时……说散就散了。晋阳王的八千精兵已列队攻进了午门，很快就会进入皇城，攻占这里的一切。

皇城内院风声四起，硝烟弥漫，新皇赐下的鸩酒白绫早已分送至各宫。肃宗一世的骄傲才情全付诸了女人，如今他大势已去，这些女人全都落得了陪葬的下场了，也算结伴终老，黄泉路上不孤单。

靛蓝的天空渐渐暗沉下去，各宫哀嚎四起，烈烈红颜香消玉殒，魂飞魄散，再无当年眉目婉转，取而代之的是凄惨与狰狞。

“皇上，我要见皇上最后一面……”

“皇上……见不到皇上，臣妾不接旨。”

姬妾们叫喊着不接旨，在寝宫前跪了一片。

“皇上的人头已在午门外悬挂了三天三夜，不会听到你们的叫喊……”凄凉的冷宫内，一道清冷的语声代替亡灵回了话。她幽幽的目光望着城楼方向，美丽的脸蛋上不带任何情感。

弑父夺位的晋阳王除自己生母之外，对其他人大开杀戒，赐各宫嫔妃殉葬之后，又找出各种理由诛杀了八位皇子和九位公主。而后，对宫女太监们却采取了仁政，大概是嗜杀的传闻在国民大肆流传，搞得人心惶惶，为收拢民心才不得不为之，但是不管怎样……多数人还是安静而认命地接受了这事实。

大胤国在经历了一次血的洗礼之后，易了新主，改国号殇末，昔日的晋阳王自封梁帝，开启了又一次的繁华盛世。

一切违背他意愿的人都死了，唯一能让他想起自己残忍过去的人就只有太后了——他的生母。他不能痛下杀手，只远远地打发去了太安宫，让她独自终老。

可是……真的都死了吗？

风月驻足回望着城楼上那陌生狰狞的头颅，眸子里慢慢浮起泪水，那是她的父皇哪！只因为母妃想要皇子，于是偷龙转凤，让她隐姓埋名在宫外长到十岁，直到养父母相继离世，于是她又成了冷宫侍婢，苟活人世十六年，到如今……真的成了孤儿，再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——慧妃娘娘的嫡女，肃宗的四公主。

风月提着包袱随着人流向宫门走去。六年了，现在就要走出这皇城，可是为什么觉得心中窒闷逼仄？是不舍吗？

“慧妃娘娘殒天了！”

不知是哪宫的小太监突然高喊，漫长的哀嚎自内殿缓缓传自皇城上空。

苍苔上瓦砾飞落，皇城里弥漫着来不及散去脚步声。晋阳王八千精兵策马而过，在后宫华丽的莲花砖上踏出狰狞声响。风月手里握着冰凉的龙凤玉佩，回望身后连绵的宫阙，无声落泪，那个生下她的女人，终于还是没能见上一面……

晋阳王立志要杀尽前朝余孽，而她的身份还能隐瞒多久，没人知道。

* * *

漠北佟家原是皇戚，高门宅第，如今改朝换代了，却也不肯落在人后。佟老爷，原来的的国子监学正，现在告老还乡，改行做起了生意，表面上经营一家银庄，实则利用地理条件做些走私的买卖，为宫里供奉各地难得的特产珍品。靠近边界的地理条件让他如鱼得水，皇家落没，可佟府却依然有声有色。

风月站在佟家金碧辉煌的客厅里，接受佟家女主人的审视。

一个佣人进来回话，“老爷一会儿就来。”

穿着明蓝色挑丝吉祥袄、月白色百折如意裙的佟夫人点点头，抬手挥退佣人，将目光徐徐睇向风月，“我们姑奶奶在宫中几十年，从来没有听说生过公主，你这门子突然撞出来的人说是皇戚，我还真有点摸不准，啧啧……”

她嫌恶地将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。

风月低着头，脚上穿的鞋子早已磨得破烂不堪，衣服也被树枝刮得一条一条的。她知道自己此刻狼狈不堪，但是骨子里那份高傲却依旧存在，抬起头对她微笑了笑，“慧妃娘娘当年喜得龙子时，佟老爷曾送了一件龙凤玉佩到宫里祝贺，夫人看看，可是这件？”

她将包袱里的玉佩取出来，佣人接了递到佟夫人手里。佟夫人看着玉佩，狐疑地又将她打量一遍……

“这么说，你真的是姑奶奶的亲生骨肉？”

风月淡淡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这时，佟老爷疾步走了进来，“说是宫里来人了，在哪啊？”

佟夫人起身迎过去，附到他耳边悄声说了几句。佟老爷接过玉佩，眯起眼将它仔细看了看，又将风月看了看，眉头紧紧皱起。

“一路辛劳，请坐。来人，奉茶。”尽管心中疑惑甚多，他还是礼让地道，自己也在椅子上坐下，佟夫人坐在他旁边。

“当年老夫确实送了这么一件东西进宫，可是慧妃娘娘当年生的是皇子，就是已往生的四皇子。娘娘生四皇子是人尽皆知的，况且你的岁数也不对，怎么你……”

他将后半句话咽下去，转言问道：“除了这个，你还有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？慧妃娘娘有没有留下书信什么的？”佟老爷看着她。





宫中狸猫换太子的事他不是没听说过，只是现在关系到佟家的家族问题，他不敢马虎。

如今世道瞬息万变，梁帝继位后，一直在全国彻查皇氏后裔，三代之内全部杀绝，如今突然来了一个肃宗遗落民间的四公主，若被查出来，不光她没命，就连好不容易逃过一劫的佟府也会遭受牵连。

风月低着头坐在佟家的红木椅上，遥想当年一幕幕，她突然发现自己这次来得太贸然，怎么证明自己是慧太妃的嫡女呢？怎么证明？

呵，连她自己都不知道，仅凭一件自小带在身上的玉佩也不足矣。

她抬起头，眸子里有几许失落，但依然微笑着，缓缓地道：“我不能证明。”

佟老爷与佟夫人对视一眼，抬手挥退佣人，屋子里只留下当事者三人。

他黯然叹口气道：“我知道这样说有些为难你，但是你要考虑这里面的利害关系。慧妃娘娘一生名节清白，不可能犯下这种欺君大罪，所以……”

“佟老爷不必解释，该怎么做风月心里清楚。今天冒昧过来，打扰了，这就告辞。”她提起随身携带的小包对二人行了个礼，就转身走了。

佟老爷低头看到手中的玉佩，上前叫住道：“姑娘，你的玉佩忘了。”

风月迎着外面惨白的日光，头也不回，一笑道：“已经用不着了。这是佟老爷当日送给慧妃娘娘的，本来就是佟老爷之物，现在物归原主了。”

在佟老爷夫妇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，她已经转身走了。

夫妇二人对望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那清瘦摇曳的身影，只在阳光里闪了一闪，就不见了，院子里空荡荡，似乎从没发生过，就如她从没见过这个世界……

* * *

漠北地界鱼龙混杂，多数是来自外面的生意人及散客。商队从街市穿过，留下马铃的脆响，这其中也不乏一些神秘的组织，至于马背上的货物究竟是什么，这就只有当事人知道了。

风月走在热闹的街头，肚子已经很饿很饿了，可是刚才她连那唯一一块值钱的东西也放弃了，现在的她，身无分文，因连日来的辛苦及风餐露宿，身体已经摇摇欲坠。

街市上有女人招揽生意的声音，也有小贩的叫卖声。她走得漫不经心，突

然，人群中传来一个女人尖锐的叫声。

风月抬起头，看到一个女人被几个家丁模样的人追赶着。家丁面露凶色，而这个女人头发凌乱，拨开人群拼命朝这边跑过来。

就在风月的面前，这个女人被家丁抓住了，无情的拳脚落到她身上，“你跑，我让你跑，我家老爷花了银子买你回来，你居然就这么跑了？”

“求求你们，放了我吧！求求你们，我家里还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儿要照顾，真的不能抛下她！老爷的钱我会想办法还给他的，求求你们了！”

女人哭着，路人纷纷投来好奇又冷漠的目光。

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冷漠。

连她也是如此，自身难保之人，拿什么去可怜别人？风月在心中笑一声，转身走出人群。

几个家丁架着女人往回走，她的身子在地面上划出长长的痕迹，红绫缎料下露出一截白嫩的肌肤，上面有着明显的鞭痕。

“放开她。”终究没能忍住，冷漠清冽的语声缓缓扬起，连空气都安静了下来。

管家模样的家丁转身看着风月，脸上带着一丝讽刺的笑走过来，“都说这世道变了，没想到连叫花子也开始多管闲事了。”

同伴发出讽刺的大笑，路人也对她指指点点。

风月一点都不在乎，冷冷地看着他们，虽然她此刻还在心里说，不要节外生枝，不要多管闲事，可是她做不到。

“显然这位姑娘不愿意跟你们走，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我是可以去官府告你们的。”

管家看着她，嘿嘿冷笑两声，回身看一眼同伴道：“哥几个，今天算见识到稀罕事了。我说这位小姐，你是外地人吧？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不然你怎么敢过问我们南官府的事？”

南官府？风月想了想。在宫中时，她曾听说过当朝辽宁总督复姓南宫，如果不是之前的辽宁总督的话，想必这个南官府也只是漠北地界的土财主而已。她笑了笑，有些轻视地道：“南官府的家法难道比国家的法还大吗？”

管家没有回答，只是冲她笑了两声。风月猝不及防，被身后突然窜出的两





个人左右架起来，按到路边，“劝你少管闲事为好，小叫花子。”

风月挣扎着，冷笑道：“光天化日，指使家丁欺负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堂堂南宫府也不过如此。”

“我家少爷也是你这样的人妄加评论的？”管家举起手里的鞭子朝她挥过来，风月闭了眼，等待着接下来的痛楚。

一秒，二秒，三秒——

迟迟没有。

她睁开眼，看到不知何时已出现在她面前的男子。他手里握着朝她挥过来的皮鞭，穿一袭柔软的绸衫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她。

背着光，她看不清他的面容，但感觉有种阴冽之气扑面而来。

“少爷。”管家对他俯首。

陌生男子弯低身子审视她，“你为什么要救她？”

风月别过脸道：“她看样子不想跟你们回南宫府。”

“那你知道她是什么身份吗？”

大概是侍妾一类，风月在心里想着，忍不住多看了一眼那位红衣女子。面对少爷，她显得十分害怕，一直低着头不敢看他。

风月收回视线，没有说话。

南宫少爷冷冷一笑，直起身子道：“以后多管闲事之前最好弄清楚事情原委，这世上没有几个能像我一样放过你的人。”

他冷冷笑着，悠闲地负手走了。家丁松开她，一行人带着红衣女子慢慢消失在人群中，哄闹的街头恢复了平静。风月一个人坐在地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这时，从人群里冒出一个人来，直朝她跑过来，“小姐，小姐，可找到你了，我们老爷说要我带小姐回去。”佟府的管家一路小跑着过来，将她扶起来。

命运的安排有时出乎意料又不尽如人意，在这个春日还没有完全到来的日子里，风月被佟家留了下来。她临走时的傲气让佟老爷坚信这就是妹妹的亲生骨肉，不管是出于同情还是良心，都不能这么看她走了——表面上，他们是收了位养女，实则只是个佣人而已。

反正佟家那么大，收养一个佣人还是极容易的。

佟家三房小的，只有正室生有一位女儿，其余的几位进门不到三年就被佟夫人逼得悬梁自尽。府里的佣人说，后院一口封了的水井里就曾经死过一位小



妾，夫人嫌污秽，就命人在别院打了一口井，自此，那井就废弃了。自此，佟老爷再没有纳过妾，没事只往烟花柳巷里跑跑，却绝口不再提娶小。

佟夫人生不出儿子，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此作罢，府里日子过得还算安生。

刚来时，家里佣人还拿她当小姐看，再后来，看到老爷夫人的态度，对她也就渐渐放肆了，指使起来得心应手。

“风月，把那些衣服洗了。都是大小姐的衣服，上好的衣料，洗时要格外小心，若洗坏一件你可是赔不起的。”

“风月，从今天起后院包括假山由你负责打扫，老爷夫人每日出门之前就要扫好，泼好水。记得吗？”

“风月……”

一天天过去了，大家对她的戒备渐渐放松，也开始接受她，哦……原来她只是老爷收进府里的丫鬟哪！

于是对她友善起来，干完活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也会当成自己人，跟她说说话。每每问到她之前在宫里做什么的时候，风月都一句带过，“宫女。”

她的身份是宫女，慧妃娘娘嫡亲骨肉的事，只有佟家夫妇知道。

而且，这个秘密会隐瞒很久……

或许，是一辈子。

此时是正午，一家子的仆人围着长桌正在吃饭。

“南宫府新聘的那位听说拿了银子逃跑了，被南宫府的人抓住，打了个半死。”佟夫人房里的小丫头喜鹊说。

吴妈抬头觑女儿一眼，低声斥道：“吃你的饭，别乱嚼舌根。”

“本来就是嘛。那个女人为了钱隐瞒了自己有家室的身份，出嫁前一天逃跑，被南宫府的家丁抓到打个半死。”喜鹊回嘴道，一仰头，才不怕她。

“是呀？那女人可真够毒的。也不想想南宫家是什么人家，也敢来骗……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？光南宫家的那些个财产都快比得上朝廷了。”

长长的饭桌上全是家仆，听得有味，都纷纷向喜鹊投来好奇的目光。

吴妈低头捡着碗里的菜，半晌冷笑道：“你们知道什么？南宫府老爷今年都六十岁了，病入膏肓想添一房新娘子冲喜，不得已才花重金聘人。那个女人虽然有错，但是谁肯嫁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啊！”

这时，桌子最尽头一个冷冷的声音道：“有的是人。六十岁的老爷过不了几年就死了，死了以后，偌大的家产也有她一半，为什么不嫁。若我是那女人，就嫁，管她什么男人孩子的，等将来银子一到手再出来，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。”

说话的这个人小姐房里的贴身大丫鬟春杏，自己单独辟出一个角落，放着三碗菜单独吃。

吴妈啧啧看着她，“那把你嫁过去？你愿意吗？”

春杏嘴角噙着一抹冷笑，慢慢抬头看着她，语气低沉而有力道，“只要老爷夫人肯，我就愿意。”

风月朝她看看，很快又低下头去。

这两人平时话不对路，经常拌嘴，大家见这样也都不再说话，默默地低头吃饭，饭桌上气氛有些尴尬。

吴妈不跟她一般见识，冷笑一声接着吃饭，谈话不了了之。

风月放下筷子起身道：“我吃饱了，先去干活了。”

打了招呼，她就独自一人到后院里来了。大户人家里没有私密的角落，到处都是下人。她不顾府里的忌讳，用后院那口废井洗衣服，也是为了躲清静。

院子里晒满了衣服，花花绿绿地迎着风，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清甜的阳光气息。风月坐在廊下晒着太阳，回想刚才她们说过的话，不禁想起当日那个浑身带着阴冽之气的少爷。

而那位红衣女子……

“大白天的躲到这里偷懒，也不怕吴妈看到教训你。”娇纵的女声从身后传来，思绪被打乱的风月急忙站起身。

屏廊后走过来的女子穿着一身浅粉色的衣裙，面庞清秀，神色高傲，她就是佟府里那位千金——佟佳碧芸。

“风月见过大小姐。”风月对她俯身行礼。佟佳碧芸饶有兴趣地看着她，“你又没见过我，怎么知道我是小姐。”

风月不知如何作答，只是低头轻笑。

佟佳碧芸娇横地看着她，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府里只有一位小姐，佣人们我都见过，不是大小姐还有谁呢？”她抬眸与

她对视，看到一双空乏单纯的眸。佟佳碧芸没经历过世间的险恶，即使再坏也坏不到哪去！

不过是娇气些、霸道些而已。

风月在心中笑了笑，态度和善起来，说起来，这是她表姐呢！

“大小姐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佟佳碧芸咳一声道：“听说你是宫里来的，见多识广，我那里有些针线活要烦你去做，跟着来罢。”

她负手走在前面，风月只好跟过去。

大小姐的闺房傍水而建，府里一条深渠直通城外的青天河，渠里养着睡莲，推开窗就能闻到一股莲花的清香味。

春杏将一摞料子堆到她面前，“喏，就是这个，大小姐的嫁妆。你可要认真绣，别让将王府认为我们小姐不会女红，丢了佟家的脸。”

风月点了点头，低下头看料子。

看来为了女儿的大婚，佟老爷和佟夫人是下了血本的，各色衣料都是极珍贵的江南苏绣，绸缎光洁漂亮，颜色亮丽，无一不是难得的精品，就是在宫里也难得一见。

春桃退到一旁给小姐倒茶，“小姐，这次南宫家好像被惹毛了，听说要挑个大家闺秀给南宫老爷续房。”

佟佳碧芸依着绣榻淡淡地看着地面，不知在想什么，半晌才哦了一声，换了个姿势道：“哦，就那个快病死的老头，哪家的女儿肯跟他？”

她轻蔑地笑了笑，将视线落到风月身上。

“你可不知道呢？这次南宫家开出的条件是谁肯把女儿嫁过来，南宫家就出五千两黄金。”

“五千两？”佟佳碧芸惊得睁大眼，直起身子道：“到底是南宫家，财大气粗的，现在连皇上都不一定有南宫府有钱。”

“所以说呀，还是南宫家有这份气魄。”春杏撇着嘴，有些失落，“不过南宫家也说了，必须是堂堂的名门千金，身体无疾，相貌上等。”

佟佳碧芸眼睛在她身上逡了两遍，嗤笑道：“难不成你想嫁过去？”

春杏低着头，小声道：“就是我肯，人家也不要呢。必须是堂堂的名门千金，纯正血统。”





佟佳碧芸不屑地冷笑一声，重新依到榻上，“劝你死了那条心罢，不如找个心爱的男人。就是嫁过去下辈子不愁吃穿又能怎样呢？到头来，还不是独守空房。”

春杏笑一声，难掩失落，“谁能跟大小姐一样好命，找着姑爷这样的好人家呢？我们姑爷可是百里挑一的人才。”

佟佳碧芸睨了她一眼，没有接话，看着风月道：“你打算在帕子上绣什么？”

风月对她施了礼道：“小姐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我若懂，还叫你来？”佟佳碧芸没好气地道。

风月淡淡笑了，脸上波澜不惊，语气平缓地道：“小姐大婚，当然是越吉祥越好。奴婢想在帕子上绣并蒂莲花、鸳鸯戏水、百年好合……之类的图案，寓意又好又喜庆。”

佟佳碧芸想了想，“在宫里娘娘们都用什么？”

风月神色一顿，笑着道：“无非多几样凤纹，其他都一样。”

闻言，佟佳碧芸脸色舒展开来，笑着道：“那就给我也绣几条带凤纹的。”

风月看着她，半晌没说话。

佟佳碧芸转头看着她道：“怎么？你不肯？”

风月低下头，“不是奴婢不肯，而是为了小姐着想。龙凤图腾一般百姓家是用不得的，万一将来惹祸上身，就后悔也晚了。”

哈哈。

佟佳碧芸发出讽刺的大笑，一旁的春杏也跟着笑起来，“我说风月，你知道我们小姐这次要嫁的是什么人家的吗？”

风月看着这对主仆。

“告诉你，我们姑爷可是当今的靖王爷，助皇上登上龙位的开国功臣，皇上的拜把兄弟，年轻有为，他的姐姐又是殇未朝的皇后。王爷的女人在帕子上绣凤纹应该不为过罢？”

风月一笑，恍然明白过来，原来是靖王啊。大胤朝一介无名之辈，武功奇高，精通兵法，不知道晋阳王在哪里找的这位人才，一见如故，两人很快就达成同盟，成就了伟业。

怪不得佟老爷兴致极高，谈起姑爷就满面红光。

风月在心底笑一声，低下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看来是奴婢多虑了。按规矩王

妃可着五尾凤，既然小姐想要凤纹，那奴婢就在小姐的帕子上绣‘飞凤翔鸾’如何？”

“你看着办吧。”佟佳碧芸脸上难掩神气，不屑地转过身子。

风月低头对她施了一礼，开始认真在绢上描绣图。

* * *

南宫府出五千两黄金为聘金为南宫老爷续房的事不胫而走，成为漠北惊世奇谈，府里的仆人们在闲暇之余也都在谈论此事。

风月接了小姐的女红，便不用再做粗活，整日只在太阳下绣着帕子丝绢，日子过得也舒服了些。

喜鹊哭着从回廊一头跑过来，坐在她对面抹眼泪。

在夫人房里做事，难免要挨打，风月放了针线，过来劝道：“又挨夫人骂了？”

喜鹊憋着气道：“今天老爷从外面回来，不知在哪受了气，就把气撒在我们身上。”

风月一笑，没有说话，掏出帕子来帮她擦了擦眼泪，“老爷平时待你不错，这一次就算了罢，我们做下人的难免受气。”

一句话说到喜鹊心里，她止了泪，抬头看着她道：“你本来也是小姐，可是现在却跟我们一样做粗活，怎么心里一点气都没有呢？”

风月笑笑不说话。从小她就懂得这个世界，因为太懂，所以已经没有什么失望与不平了，人生这回事哪……

人生于她来说，不过是花开花落那么简单，命里定的，何必强求呢？

她轻笑道：“本来就走投无路，能得夫人老爷收留已经再好不过了，哪里还敢有别的奢望呢？”

她说得轻淡，喜鹊被她脸上的平静感染，叹了口气道：“是啊。像我，我娘是奴婢，所以我生下来也是奴婢，这就是命里定的，改变不了。”

风月看着她没有说话，吴妈从另一头过来，走到她二人面前，喜鹊就先别过脸去。

吴妈看着她，叹了口气，“你呀……说了你多少次，在夫人房里要多点眼力见，成天这么挨打挨骂的，还学不会讨巧卖乖？娘不是跟你说了，见势不好就





躲开吗？”

喜鹊赌气不说话。

吴妈无可奈何，看着她脸上的伤，心疼地叹息。

吴妈停了片刻才想起来，转身对风月道：“哦，对了，老爷夫人叫你过去。”

“找我？”风月有些诧异。自打入了府佟，夫人便将她视为眼中钉，见了就浑身不舒服，不如不见；而佟老爷，因为愧对天上的妹妹，也不愿面对她。今天突然召见，还真的令风月有些意外。

她收拾了针线就往上房里去。

佟老爷坐在椅上沉着脸，一语不发。

佟夫人见她进来，忙起身笑迎过来，“风月，你来了？”

风月见她态度这样，不免奇怪，福身施了礼道：“老爷夫人，找奴婢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这孩子，在宫里的礼数周全，现在是在自己家里，用不着行礼，再说了，没事就不能过来跟舅舅舅妈聊聊吗？整天也不见你人影，你姐姐还时常问起你这个妹妹呢？”佟夫人一改往日的语气。风月心里既疑惑又好笑，她整天在府里做事，抬头低头就能见到她忙碌的身影，何况小姐，还正为她绣着帕子呢？

她心里添了一丝戒备，向来都没有平白无故的爱，也没有平白无故的恩惠。

风月往后退了两步，与佟夫人隔开距离，“夫人有事就请吩咐罢！”

看出她的冷淡，佟夫人脸上笑容讪讪的，丢开手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，“你今年也不小了，别人家的小姐十四岁就开始挑亲家，你从前在宫里耽搁了。我跟你舅舅商量，为你择一门亲事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？”

闻言，风月心里哂笑，低下头道：“婚姻大事向来都是由父母做主，可是现在风月的情况……婚姻一事还是往后推推，奴婢现在还没有想要嫁人。”

“你今年都十六了，还想推到什么时候？难不成要等到二十岁成了没人要的老姑娘再来择亲吗？”佟夫人夸张地叫起来，重新离了座走过来，牵着她的手道：“你爹娘都去世了，现如今你的身份也成了毒瘤，盖都盖不住，就别往外揭了。虽说人是皇亲国戚，身份尊贵，可我们平常百姓家，还得过日子不是……你也看见了，我们家就靠你舅舅挣那点银子，家里这么多口人，你妹妹出嫁，又要添置一份嫁妆，现在又多了你一个活人，真的是……难办哪。”



风月低着头没有说话，佟夫人接着道：“我们旗人的传统，婚姻大事向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你父母不在了，我跟你舅舅就是你的娘家人了。现在有一门好亲，是你舅舅极力为你争取过来的，天下多少人想挤都挤不过来，选中你了，你说……这难道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吗？”

风月抬头看着她，佟夫人被她的目光盯得发窘，转身走开道：“这孩子，心里想什么就说啊！眼神跟狼一样，好像我要害你似的。”

舅妈说的这门好亲事，让她从心底打了个冷战。风月强装镇定，“夫人不要误会，奴婢只是想为娘守孝三年，再嫁不迟。”

佟夫人闻言，神色缓和了下来，回身与佟老爷交换了下眼色，笑着道：“唉哟哟，果然是位孝女。但是呢，你娘在天上也希望你嫁个好人家不是吗？眼下现成的好亲事，你娘若知道你是为了给她守孝耽搁了，不知道会多后悔呢？好孩子，还是听舅妈的，早早寻个好人家，让你天上的娘也放心。”

这时，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佟老爷重咳了一声，插话道：“事情就是你舅妈说的那样，这门亲事是几百年都求不来的好亲，不管怎样，你答应就是了。”他以强迫的语声避重就轻地说。

风月冷笑道：“对方是谁？”

佟家夫妇对望一眼，不知如何开口。

最后，还是佟夫人笑着道：“你这又是何苦呢？逼问我跟你舅舅，难道我们还能害你不成？对方当然是门当户对的好人家，要不然，我跟你舅舅怎么可能舍得把你嫁过去呢？”

“难道是靖王爷吗？听说舅舅给姐姐择的这门好亲让天下人都羡慕，现在又给奴婢说了门好亲，想必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？”风月冷笑，此时心中压抑憋闷，再也装不下去了。门外阳光照得人昏昏欲睡，廊下几个小丫头靠在墙上打着盹，被突然传来的砰砰声惊醒。

佟老爷打落桌子上的茶盏，生气地站起身道：“是南宫家。”

然后就疾步走了。

佟夫人看着立在厅里的风月不知如何是好。

她默默地站了一会，过来拉住风月道：“你嫁的……可是别人想高攀都高攀不起的南宫家。他家富可敌国，你嫁过去虽然与夫君难成事实，但是你的身份是不变的，南宫家的女主人……”